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第三屆年會

趙 誠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已於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七日在四川成都舉行。這是繼一九七八年長春成立大會、一九七九年廣州第二屆年會之後，我國古文字學術界的又一次盛會。參加這次學術討論會的有二十一一個省、市、自治區的五十二個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新聞出版部門、考古文物單位的七十四位正式代表和五十八位列席代表，其中二、三十歲的青年工作者和研究生有三十來人，佔五分之一左右。全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除個別因病、因事缺席外，基本上都已到會。參加這次年會活動的，還有日本神戶大學伊藤道治教授、東京大學松丸道雄教授、京都大學小南一郎副教授和江村治樹先生、美國加州大學周鴻翔副教授、澳洲國立大學張光裕博士、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中文系主任常宗豪先生、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許禮平先生。馬來西亞學者鄭良樹先生雖因事未能到會，但仍寄來了學術論文。從會議的參加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中國古文字這一門學科，在短短三年左右的時間裏，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過去不少人擔心的“後繼無人”現象，有了可喜的改變。顯然，老一輩專家的關注和指導是這一改變的重要條件；二、國內不同地區、不同單位的學術交流和合作增強了、加速了；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也有了良好的開端，並將逐步發展，興旺發達。古文字研究的學術性以它自己的價值證實了它本來就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必然是許多研究者探索的對象。這當然是交流合作的基礎。所以，從二十多歲到八十多歲、從東半球到西半球的老少學者熱情地、無拘束地在一起商討、研究問題。

這一次學術年會的主持人徐中舒先生，是四川大學歷史系老教授、《漢語大字典》主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因而本屆年會由四川大學歷史系、《漢語大字典》四川編寫組和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聯合主辦。爲了做好邀請、接待工作，妥善安排代表們的膳食、住宿、來往交通、刻印、整理有關資料，在正式開會前成立了年會籌備小組：徐中舒任組長，許琦之（四川大學副校長）、崔之富（四川省出版局副局長）、陳賢華（四川大學歷史系副主任）任副組長，趙誠（中華書局）任秘書長。在籌備過程中，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教育部和四川省黨政領導部門的熱情關懷和大力支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規劃局還在經濟上給以必要的資助。籌備工作大體就緒、大會即將正式開幕的時候，四川省委文教書記杜心源同志特別接見了籌備組負責會務的兩位同志，聽取關於籌備工作

的進行情況，解決實際存在的一些困難。杜心源同志和四川省黨政領導部門的有關同志何郝炬、彭迪先、張秀熟、沈一之、袁明阮、四川大學代校長趙鐸、副校長許琦之等出席了開幕式，和代表們一一握手問好。四川省副省長彭迪先同志在開幕式上致詞，熱情地歡迎國內外學者來蓉參加年會討論，並預祝本屆學術討論會圓滿成功。新華社和四川省、成都市的新聞單位也派出記者參加。會後，不僅發表了有關年會的文字報導，還由四川省電視台播放了專題電視新聞。從籌備工作開始到大會結束，處處都表現了黨和政府對學術文化工作的重視，對國內專業工作者的關懷，對國外專家的歡迎；這種重視、關懷和歡迎，使人親切地感到完全是在於充分發揚學術民主，而不是以黨代政、以政治代學術。這一點從根本上保證了古文字學術討論會能夠完全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與會的代表們都能在學術討論上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廣泛交流，深刻探討，互相學習，互相提高。可以預見，中國古文字這一學科必將在這樣的條件下得到很理想的發展。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也必將對世界的學術文化工作作出應有的貢獻。

年會的學術討論由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會的到會理事組成領導小組集體負責。由各理事輪流擔任執行主席，依次主持會議。到會理事共十四人（按姓氏筆劃為序）：于豪亮、馬國權、李學勤、張政烺、張頴、羅福頤、胡厚宣、趙誠、徐中舒、姚孝遂、高明、商承祚、曾憲通、裘錫圭。徐中舒為召集人，趙誠為秘書長。

學術討論會是否開得成功，有兩條基本的衡量標準：一、發言是否普遍；各種觀點，尤其是不同的觀點甚或相反的觀點和基本論據是否都已向大會報告。二、對共同關心的問題，對各種有分歧的觀點，是否進行了必要的商討和爭論，從而把研究引向深入。為了更好地做到這兩點，大會將收到的七十八篇論文按內容分為幾組逐一討論，並要求發言的代表着重闡明自己的主要觀點，並舉出支持這一觀點的基本證據，一般不要超過二十分鐘。

爭論得最激烈的問題之一是關於古文字的性質和考釋方法。表面看來這應該是各有特點、各有側重的兩個問題。但是，對於古文字性質的認識關聯着考釋方法，從本質上看來，又像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所以放在一起討論。胡澗咸先生指出古文字的性質不明確，所以古文字研究先要建立有關的理論。他還認為古文字中的通用字有的是異體字，並非全是假借，所以從聲音求字義、用同聲假借的辦法來考證古文字是不盡妥當的。應該着重偏旁分析。高明先生也主張偏旁分析，根據他的歸納，古文字偏旁有一百四十多個。夏滌先生認為古文字研究尚不十分全面，要建立科學理論為時尚早，但可以先總結一些方法。裘錫圭、林澧、陳煒湛等先生則指出古文字研究已經總結了一些較為科學的方法，也可以說已有了一些理論。但是，研究者如果不具備應有的基礎知識，即使有了方法、有了理論也不能很好運用。姚孝遂先生認為甲骨文以來漢字已有了嚴格的體系，不是以形見義為主，所以考釋古文字必須採用從聲音求字義這一手法。何況古文字的別體、異體、通體有非常明白的界限，有的與形有關，有的與聲有關，不能統統歸為異體，看成只是形體的關係。常正光先生以“辰”、“祀”二字考釋為例，指出考釋古文字要

和古代的社會生活、生產實踐密切結合起來。趙誠先生強調社會生活和生產實踐對文字創造有一定影響，但促使文字發展演化的根本原因則是文字的內部發展規律。由於文字在本質上是有聲語言的符號，是表音的，考釋文字時不能不注意聲音和意義之間的關聯。而漢字在創造之時還照顧了以形表意這一點，因而在考釋時又必須注意形、義之間的關係。這就要注意漢字所具有的這種二重性：表音的本質，表意的特點。伍仕謙先生指出考釋古文字既要嚴格依據《說文解字》，又不能墨守《說文》，首要的是探索原形原義。徐中舒先生認為古漢字最初是表意的，後來才進入形、音、義結合的表音階段。並指出形體偏旁的分析要擴大。概括起來說，爭論的焦點有二：古文字到底是表意的還是表音的；考釋文字着重點是內部（形、音、義）還是外部（社會、生活、生產）。這些問題長春會議已經提出，廣州會議畧有爭論，這次成都會議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不同的觀點擺得比較充分。雖未最後解決問題，但已深入了許多，確實可喜。

關於甲骨分期也是爭論得不相上下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長春會議已經提出，只不過沒有展開討論，這一次却由裘錫圭先生的一篇文章把問題針鋒相對地擺了出來。問題的焦點是羣組卜辭屬第一期還是第四期。裘先生一度傾向屬於第四期，經過近年來的探索，却堅決地倒向贊成屬於第一期，他的主要證據是稱謂和關於戰爭的卜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組的溫明榮先生則根據發現羣組卜辭的地層，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認為羣組卜辭應屬三、四期。李學勤先生又根據E 16坑位不明確、各期卜辭混合的事實，提出地層不足以證明羣組卜辭屬三、四期，作為反駁。他還指出用“復古”的說法也不能解釋羣組卜辭與一期卜辭的近似。所以，羣組卜辭當屬一期。問題當然沒有結束。看來，一九七三年出土的五千片甲骨不久作為《小屯南地甲骨》影印出版之後，在一九八一年的第四屆年會上，將有一番更為激烈的爭論。關於甲骨分期，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的徐自強先生介紹了他們對館藏甲骨鑽鑿形態的觀察、分類所總結出的一些規律，為卜辭分期提供了新的資料，同時也為卜辭的分期方法指出了一條新的道路。此外，關於王族、多子族、自組、午組卜辭的分期問題，國內外學者都有不同的看法，與會同志在會上會下都進行了商討和爭論。

甲骨和青銅器上有一些不易辨識的符號，張政烺先生根據周原甲骨指出這些符號是八卦符號，這是長春會議上為全體代表所稱道的一件快事。在這次成都會議上，管燮初先生提出一篇題為《商、周甲骨和青銅器上的卦爻辨識》的論文，不僅證實了張先生的論斷，還根據薛尚功和郭沫若、唐蘭先生的推測提出這些八卦符號可作為人名或氏族名。饒宗頤先生也認為可作為人名或氏族名。饒先生還和張政烺、張頴兩先生就管先生的文章分別作了補充，主要介紹了八卦的源流和筮法。考古研究所的劉雨先生就《中方鼎》銘文的讀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且不同意管、饒二先生關於八卦符號在銘文中可作為人名或氏族名的觀點。文字和八卦相聯繫是一個新問題，可論之處甚多，目前所急需的是盡快公佈材料。這個問題，看來在今後的討論中，還會逐步深入。

甲骨有偽刻，銅器也有贗品，辨偽問題就成了古文字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日本專家松丸道雄先生指出：在甲骨發現的初期，作偽者的技術水平低於研究者的鑑別能力，

辨偽比較容易；後來作偽者摹仿技術提高，且以真的甲骨刻偽辭，甚至於真辭之旁偽刻同樣的辭，辨偽實難，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澳大利亞張光裕博士就《散氏盤》的翻鑄、流傳、拓本等方面，比較詳細地介紹了現存三器的真偽情況及其特徵。喬承祚先生早年曾親手拓過《散氏盤》，於真偽之辨頗有研究，因而就張光裕先生的報告作了補充，並介紹了自己的經驗。以上三位先生的報告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近似於講課。一位研究生聽後深感獲益不淺，因而建議今後的年會可以組織一些專題報告，既可補專題討論之不足，又可幫助青年人提高水平。

戰國文字研究向來薄弱，馬國權先生的《古璽文字初探》，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古璽文字的各個方面，在一定意義上起了彌補空白的作用。于豪亮先生就漢簡的草書考釋介紹了自己的體會，並舉例校正了前人的誤釋，對今後全面整理新出土漢簡有一定的貢獻。

龜甲質地堅硬，殷人如何進行契刻，一直是一個不解之謎。美國專家周鴻翔先生介紹了他多年來進行研究與實驗的細節，並當場拿出自己複製的龜甲、獸骨等模型加以詳細說明，引起了與會者極大的興趣。

日本專家伊藤道治先生宣讀了自己的論文之後，還詳細地介紹了日本學者研究甲骨、金文的有關情況。此外，周鴻翔先生、張光裕先生、饒宗頤先生還分別介紹了國外研究中國古文字的有關情況，使與會者極感興趣。饒宗頤先生還特別提到歐洲一些學者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影響下成立了一個歐洲古文字研究會，與會者對此都感到異常興奮。這種國際間的學術情況交流是學術討論會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所以不少先生都提出今後要加強這方面的專題報告。

在大會發言或介紹自己論文要點的，還有孫常叙、常宗豪、曾憲通、孫稚雛、劉啓益、楊五銘、李仲操、郝本性等先生，加上上述各位共有六十二人。作為一個只有七天時間的學術討論會，有這樣多的發言人，應該算是相當普遍的了。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會在年會期間多次召開會議，總結了一年來的工作，研究了今後工作的一些重點問題。理事會決定八一年的第四屆年會在太原舉行，並推選張頴先生為召集人。理事會向年會作了簡要的匯報，並號召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努力鑽研，相互協作，作出優異成績來參加第四屆年會。